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智囊全集 第二十一卷 不戰

兵智部 總序 馮子曰：忠武論兵曰：「仁，智，信，勇，嚴，缺一不可。」愚以為「智」尤甚焉。智者，知也。知者，知仁、知信、知勇、知嚴也。為將者，患不知耳。誠知，差之暴骨，不如踐之問孤；楚之坑降，不如晉之釋原；偃之遷延，不如若之斬髮；季之負載，不如孟之焚舟。雖欲不仁、不信、不嚴、不勇，而不可得也。又況夫泓水之襄敗於仁，鄢陵之共敗於信，閻中之飛敗於嚴，泌河之穀敗於勇。越公委千人以嘗敵，馬服須後令以濟功，李廣罷刁鬥之警，淮陰忍胯下之羞。以仁、信、勇、嚴而若彼，以不仁、不信、不嚴、不勇而若此。其故何哉？智與不智之異耳！愚遇智，智勝；智遇尤智，尤智勝。故或不戰而勝，或百戰百勝，或正勝，或謫勝，或出新意而勝，或仿古兵法而勝。天異時，地異利，敵異情，我亦異勢。用勢者，因之以取勝焉。往志之論兵者備矣，其成敗列在簡編，的的可據。吾於其成而無敗者，擇著於篇，首「不戰」，次「制勝」，次「詭道」，次「武案」。岳忠武曰：「運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」。武案則運用之跡也。儒者不言兵，然儒者政不可與言兵。儒者之言兵惡詐；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詐。夫唯能詐者能戰；能戰者，斯能為不戰者乎！

形遜聲，策絀力；勝於廟堂，不於疆場；勝於疆場，不於矢石。庶可方行天下而無敵，集「不戰」。

荀罃 伍員

魯襄時，晉、楚爭鄭。襄公九年，晉悼公帥諸侯之師圍鄭，鄭人恐，乃行成。荀罃曰：「遂圍之，以待楚人之救也，而與之戰。不然，無成。」〔邊批：亦是。〕知罃曰：「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；吾三分四軍，與諸侯之銳，以逆來者，於我未病，楚不能矣。猶愈於戰，暴骨以逞，不可以爭。大勞未艾。君子勞心，小人勞力，先王之制也。」乃許鄭成，後三駕鄭，而楚卒道敝，不能爭，晉終得鄭。

吳闔閭既立，問於伍員曰：「初而言伐楚，餘知其可也。而恐其使餘往也，又惡人之有餘之功也。今餘將自己之矣，伐楚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楚執政取而乖，莫適任患。若為三師以肄焉，一師至，彼必皆出；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肄以罷之，多方以誤之。既罷，而後以三軍繼之，必大克之。」闔閭從之，楚於是乎始病。

〔評議〕

晉、吳敵楚，若出一轍。然吳能破楚，而晉不能者，終少柏舉之一戰也。宋儒乃以城濮之戰咎晉文非王者之師。噫！有此議論，所以養成南宋為不戰之天下，而竟奄奄以亡。悲夫！

按：吳璘制金，亦用此術。虜性忍耐堅久，令酷而下必死，每戰非累日不決。於是選據形便，出銳卒，更迭撓之，與之為無窮，使不得休暇，以沮其堅忍之氣，俟其少怠，出奇勝之。

高穎

開皇初，帝嘗問高穎以取陳之策。穎曰：「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；江南土熱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穫之際，微徵士馬，聲音掩集，彼必屯兵御守，便可廢其農時；及彼聚兵，我還解甲，再三若此。賊以為常，後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猶豫之頃，我忽濟師，出其不意，破賊必矣！又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儲積，皆非地窖，密遣行人，因風縱火。待彼修立，更復燒之。不出數年，自可令彼財力俱困。」帝用其策，卒以敵陳。

周德威

晉王存勳大敗梁兵，梁兵亦退。周德威言於晉王曰：「賊勢甚盛，宜按兵以待其衰。」王曰：「吾孤軍遠來，救人之急，三鎮烏合，利於速戰。公乃欲按兵持重，何也？」德威曰：「鎮、定之兵，長於守城，短於野戰；吾所恃者騎兵，利於平原曠野，可以馳突。今壓城壘門，騎無所展其足；且眾寡不敵，使彼知吾虛實，則事危矣。」王不悅，退臥帳中，諸將莫敢言。德威往見張承業，曰：「大王驟勝而輕敵，不量力而務速戰，今去賊咫尺，所限者一水耳，彼若造橋以薄我，我眾立盡矣，不若退軍高邑，誘賊離營，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，別以輕騎，掠其餽餉，不過逾月，破之必矣！」承業入，褰帳撫王曰：「此豈王安寢時邪？周德威老將知兵，言不可忽也。」王蹙然而興，曰：「予方思之。」時梁王閉壘不出，有降者，詰之，曰：「景仁方多造浮橋。」王謂德威曰：「果如公言。」

諸葛恪

諸葛恪有才名，吳主欲試以事，令守節度。節度掌錢穀，文書繁猥，非其好也。武侯聞之，遣陸遜書，陸公以白吳主，即轉恪領兵。恪啟吳主曰：「丹陽山險，民多果勁，雖前發兵，徒得外縣平民而已，其餘深遠，莫能擒盡。恪請往為其守，三年可得甲士四萬。」朝議皆以為，丹陽地勢險阻，周旋數千里，山谷萬重，其幽邃民人，未嘗入城邑、對長吏，皆伏兵野逸，白首於林莽；逋亡宿惡，咸共逃竄，鑄山為甲兵；俗好武習戰，高氣尚力，其升山赴險，抵突叢林，若魚之走淵，猿狖之騰木也；時觀間隙，出為寇盜。每致兵征伐，尋其窟藏，戰則蜂至，敗則鳥竄，自前世以來，不能馭而羈也。恪固言其必捷，吳主拜恪丹陽太守。恪至府，乃遣書四郡屬城長吏，令各保其疆界，明立部伍，其從化平民，悉令屯居，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，但繕藩籬，不與交鋒，候其谷熟，輒引兵芟刈，使無遺種，舊谷既盡，新田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無所得，於是山民飢窮，漸出降首。恪乃復敕下曰：「山民去惡從化，皆當撫慰，徙出外縣，不得嫌疑，有所執拘。」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。遺，舊惡民，困迫暫出，內圖叛逆。伉執送於恪，恪以伉違教，遂斬以徇，民間伉坐戮，知官唯欲出之而已，於是老幼相攜而出，歲期，人數皆如本規。

楊侃

魏雍州刺史蕭寶夤反，攻馮翊，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。左丞楊侃謂稚曰：「昔魏武與韓遂、馬超據潼關相拒。遂、超之才，非魏武敵，然而勝負久不決者，扼其險要故也。今賊守禦已固，不如北取蒲坂，渡河而西，入其腹心，置兵死地，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，長安可坐取也。」稚曰：「子之計則善矣。然今薛修義圍河東，薛鳳賢據安邑，宗正珍孫守虞坂，兵不得進，如何？」曰：「珍孫行陣一夫，因緣為將，可為人使，安能使人？河東治在薄坂，西逼河濟，封疆多在郡東。修義驅卒士民，西圍郡城，其父母妻子，皆留舊村。一旦聞官軍至，皆有內顧之心，勢必望風自潰矣。」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，自恒農北渡，據石錐壁。侃聲言：「停此以待步兵，且以望民情向背。而今送降名者，各自還村，俟台舉三烽，即舉烽相應。其無應烽者，乃賊黨也，當進擊屠之，以所獲賞軍士。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，雖實未降者，亦詐舉烽，一宿之間，火光遍數百里。賊圍城者不測，各自散歸。修義亦逃還，與鳳賢俱請降。稚克潼關，遂入河東，寶夤出奔。

高仁厚

邳州牙將阡能叛，侵擾蜀境，都招討高仁厚帥兵討之。未發前一日，有鬻面者到營中，邏者疑，執而訊之，果阡能之謀也。仁厚命釋縛，問之，〔邊批：善用問者，因敵間而用之。〕對曰：「某村民，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，雲汝詞事歸，得實則免汝家，不然盡死，某非願爾也。」仁厚曰：「誠知汝如是，我何忍殺汝？今縱汝歸，救汝父母妻子，但語阡能云：『高尚書來日發，所將止五百人，無多兵也。』然我活汝一家，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，云：『僕射慰汝曹皆良人，為賊所制，情非得已。尚書欲拯汝曹，尚書來，汝曹各投兵迎降，尚書當以『歸順』二字書汝背，遣汝還復舊業。所欲誅者，阡能、羅渾擊、勾胡僧、羅夫子、韓求五人耳，必不使橫及百姓也。』」諜曰：「此皆百姓心上事，尚書盡知而赦之，其誰不舞躍聽命！」遂遣之。

明日仁厚兵發，至雙流，把截使白文現出迎。仁厚周視塹柵，怒曰：「阡能役夫，其眾皆耕民耳，竭一府之兵，歲餘不能擒，今觀塹柵，重複牢密如此，宜其可以安眠飽食，養寇邀功也！」命引出斬之，監軍力救，乃免。命悉平塹柵，留五百兵守之，餘兵悉以自隨。又召諸寨兵，相繼皆集。阡能聞仁厚將至，遣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，伏兵千人於野橋箐，以邀官軍，仁厚諷知，遣人釋戎服，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諜者。賊大喜呼噪，爭棄甲來降，仁厚因撫諭，書其背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。寨中餘眾爭出，渾擊狼狽逾塹走，其眾執以詣仁厚，仁厚械送府，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，唯留旗幟。

明日，仁厚調降者曰：「始欲即遣汝歸，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，借汝曹為我前行，過穿口，新津寨下，示以背字，告諭之，比至延貢，可歸矣。」乃取渾擊旗倒繫之，每五十為隊，授以一旗，使前揚旗疾呼曰：「羅渾擊已生擒，送使府，大軍且至，汝寨中速如我出降，立得為良人，無事矣。」至穿口，勾胡僧置十一寨，寨中人爭出降。胡僧大驚，拔劍過之，眾投瓦石擊之，共擒以獻仁厚，其眾五千人皆降。明日又焚寨，使降者又執旗先驅，到新津，韓求置十三寨，皆迎降。求自投深塹死，將士欲焚寨。仁厚止之，曰：「降人皆未食，先運出資糧，然後焚之。」新降者競炊爨，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，語笑歌吹，終夜不絕。明日，仁厚候雙流、穿口降者先歸，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，且曰：「入邳州境，亦可散歸矣。」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，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，已待降不眠矣。及新津人至，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。明日，羅夫子、阡能謀悉眾決戰，計未定，日向暮，延貢降者至，阡能走馬巡塞，欲出兵，眾皆不應，明日大軍將近，呼噪爭出，執阡能、羅夫子，泣拜馬首。出軍凡六日，五賊皆平。

〔評〕

只用彼諜一人，而賊已爭降矣；只用降卒數隊，而二十四寨已望風迎款矣，必欲俘馘為功者，何哉？

岳忠武

楊么為寇。岳飛所部皆西北人，不習水戰。飛曰：「兵何常，顧用之何如耳！」先遣使招諭之，賊黨黃佐曰：「岳節使號令如山，若與之敵，萬無生理，不如往降，必善遇我。」遂降。飛單騎按其部，拊佐背曰：「子知逆順者，果能立功，封侯豈足道，欲復遣子至湖中，視其可乘者擒之，可勸者招之，如何？」佐感泣，誓以死報。時張濬以都督軍事至潭，參政席益與濬語，疑飛玩寇，〔邊批：庸才何知大計？欲以聞。〕濬曰：「岳侯忠孝人也。兵有深機，何可易言？」益慚而止。黃佐襲周倫砦，殺倫，擒其統制陳貴等。會召濬還防秋。飛袖小圖示濬，濬欲待來年議之。飛曰：「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，則難；飛以水寇攻水寇，則易。水戰，我短彼長，以所短攻所長，所以難；若因敵將用敵兵，奪其手足之助，離其腹心之托，使孤立，而後以王師乘之，八日之內，當俘諸酋。」濬許之。飛遂如鼎州。黃佐招楊欽來降，飛喜曰：「楊欽驍悍，既降，賊腹心潰矣！」

表授欽武義大夫，禮遇甚厚，乃復遣歸湖中。兩日，欽說全琮、劉銳等降，飛詭罵曰：「賊不盡降，何來也？」杖之，復令人入湖。是夜掩敵營，降其眾數萬。么負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輪激水，其行如飛；旁置撞竿，官舟迎之，輒碎。飛伐君山木為巨筏，塞諸港汊，又以腐木亂草，浮上流而下。擇水淺處，遣善罵者挑之，且行且罵。賊怒來追，則草壅積，舟輪礙不行，飛亟遣兵擊之，賊奔港中，為筏所拒，官軍乘筏，張牛革以蔽矢石，舉巨木撞其舟，盡壞，么投水中，牛鼻擒斬。飛入賊壘，餘酋驚曰：「何神也？」俱降，飛親行諸砦慰撫之，縱老弱歸籍，少壯為軍，果八日而賊平。濬歎曰：「岳侯神算也！」

〔按〕

楊么據洞庭，陸耕水戰，樓船十餘丈，官軍徒仰視，不得近。岳飛謀亦欲造大舟，湖南運判薛弼謂岳曰：「若是，非歲月不勝。且彼之所長，〔邊批：名言可以觸類。〕可避而不可鬥也。今大旱，河水落洪，若重購舟首，勿與戰，遂筏斷江路。薰其上流，使彼之長坐廢。而精騎直搗其壘，則彼壞在目前矣。」岳從之，遂平么。人知岳侯神算，平么於八日之間，而不知計出薛弼。從來名將名相，未有不資人以成功者。

岳忠武善以少擊眾，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眾於南薰門；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眾於桂嶺；其戰兀術於潁昌，則以背嵬八百，於朱仙鎮則以五百，皆破其眾十餘萬。凡有所舉，盡召諸統制與謀，謀定而後戰。故有戰無敗，猝遇敵，不動，敵人為之語曰：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！」

其御軍嚴而有恩，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，立斬以徇。卒夜宿，民開門願納，無敢入者。軍雖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鹵掠。卒有疾，則親為調藥；諸將遠戍，則遣妻問勞其家；死者，哭之而育其孤，或以子婚其女；凡有頒賞，分給軍吏，秋毫不私；每有功，必歸之將士。吁！此則其制勝之本也。近日將官事事與忠武反，欲功成，得乎？

李愬

憲宗討吳元濟。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，袁滋代將，復無功。李愬求自試，遂為隨唐鄧節度使。愬以軍初傷夷，士氣未完，乃不為斥候部伍。或有言者，愬曰：「賊方安袁公之寬，我不欲使震而備我。」乃令於軍中曰：「天子知愬能忍恥，故委以撫養，戰非我事也。〔邊批：能而示之不能。〕齊人以愬名輕，果易之。」

愬沉鷲，能推誠待士，賊來降，輒聽其便，或父母與孤未葬者，給粟帛遣還，勞之曰：「而亦王人也，無棄親戚。」眾願為愬死，故山川險易，與賊情偽，皆能曉之，〔邊批：虜在目中，不然不輕戰。〕居半歲，知士可用，乃請濟師。於是繕鎧厲兵，攻馬鞍山。下之。拔道口柵，戰植枰山，以取爐冶城，平青陵城。擒驃將丁士良，異其才，不殺。署捉生將，士良策曰：「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，陳光洽為之謀也，我能為公取之。」乃擒以獻，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。遂以其眾攻吳房，殘外垣，始出攻。吏曰：「往亡日，法當避。」愬曰：「彼謂我不來，此可擊也。」眾決死戰，賊乃走。或勸遂取吳房，愬曰：「不可，吳房拔，則賊力專，不若留之，以分其力。」

初，秀琳降，愬單騎抵柵下與語，親釋縛，署以為將。秀琳為愬策曰：「必破賊，非李祐無以成功者。」祐，賊健將也，守與橋柵，其戰常易官軍。愬候祐護獲於野，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，見羸卒若將燔聚者，祐果輕出，用誠擒而還。諸將素苦祐，請殺之，〔邊批：能苦諸將，定是有人之人。〕愬不聽，以為客將，間召祐及李忠義，屏人語至夜艾。忠義亦賊將，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。愬待益厚。乃募死士三千為突將，自教之。

會雨，自五月至七月不止，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，〔邊批：不通。〕將吏雜然不解，愬力不能獨完祐，乃持以泣，曰：「天不敵平賊乎？何見奪者眾耶？」則械而送之朝，表言：「必殺祐，無與共謀蔡者。」

詔釋以還愬，愬乃令佩劍出入帳下，署六院兵馬使，祐奉檄嗚咽。諸將乃不敢言，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。

〔述評〕

不械送祐，則謗者不息。此與司馬懿祁山請戰奉詔而止同一機軸，皆成言先入，度其必不逆而後行之者也。辛毗持節而蜀師老，李祐還幕而吳寇平，雖將之善，君亦與焉。

岳侯平楊么，李愬克元濟，無一不資才於敵，亦由威信素孚，操縱在手故也。後人漫然學之，鮮不墮敵之間矣！岑彭、費禕亡

其身，俱為降人刺殺，曹瞞、苻堅亡其師，赤壁之役，操信黃蓋之降以取敗；淝水之戰，降將朱序謀歸晉，陰導晉敗秦，彼皆老於兵事者，而猶如此，可不慎與？

李愬之將襲蔡也，舊令敢舍諜者族。愬刊其令，一切撫之，故諜者反效以情，愬益悉賊虛實。

〔述評〕

能用諜，不妨舍諜。然必先知諜，方能用諜；必能使民不隱諜，方能知諜；必恩威有以服民，方能使民不隱諜。嗚呼，難言矣。

近有邑宰，急欲弭盜，謂諸盜往往獲自妓家，必驅妓出境，乃清盜藪。夫妓家果藪盜，正宜留之，以為捕役耳目之徑。若藪之境外，與藪之境內庸愈？假令盜藪民家，亦將盡民而驅之乎？不深嚴捕役之督，而求盜無藪，斯無策之甚者也。

時李光顏戰數勝，元濟率銳師屯洄曲以抗光顏。愬知其隙可乘，乃夜起師，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，李忠義副之，愬率中軍三千，田進誠以下軍殿，出文城柵，令曰：「引而東。」六十里止，襲張柴，殲其戍，敕士少休，益治鞍鎧，發刃彀矢。會大雨雪，天晦，凜風偃旗裂膚，馬皆縮栗，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。張柴之東，陂澤阻輿，眾未嘗蹈也，皆謂投不測，始發。吏請所向，愬曰：「入蔡州取吳元濟。」〔邊批：抖然。〕士失色，監軍使者泣曰：「果落祐計。」然業從愬，人人不敢自為計。〔邊批：士有必死之心矣。〕愬分輕兵斷橋道，以絕洄曲道；又以兵絕郎山道。行七十里，夜半，至懸瓠城，雪甚。城旁皆鵝鷺池，愬令擊之，以亂軍聲。賊吳房、郎山戍晏然無知者，祐等坎墉先登，眾從之，殺門者開關，留持柝，傳夜自如。黎明雪止，愬入駐元濟外宅，蔡吏驚曰：「城陷矣！」元濟尚不信，曰：「是洄曲子弟來索襦衣耳。」及聞號令，曰：「常侍傳語。」始驚，曰：「何常侍待至此。」率左右登牙城。田進誠進兵薄之，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，乃訪其家慰安之，使無怖，以書召重質，重質以單騎白衣降。進誠火南門，元濟請罪，梯而下，檻送京師。

趙充國

先零、罕開皆西羌種，各有豪，數相攻擊，成仇。匈奴連合諸羌，使解仇作約。充國料其到秋變必起，宜遣使行邊預為備。於是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邊，分別善惡。安國至，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，以尤桀黠，皆斬之，縱兵擊斬千餘級，諸降羌悉叛，攻城邑，殺長吏。上問：「誰可將者？」充國對曰：「無逾於老臣者矣。」充國時年七十餘。上問：「將軍度羌虜何如？當用幾人？」充國曰：「百聞不如一見，兵難踰度。臣願馳至金城，圖上方略。」充國至金城，須兵滿萬騎，方渡河，恐為虜所遮，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，渡輒營陣。及明，以次盡渡。虜數十百騎來，出入軍旁。充國意此驍騎難制，且恐為誘，戒軍勿擊，曰：「吾士馬新倦，不可馳逐，擊虜以殄滅為期，小利不足貪也。」遣騎候四望陜中（地名），亡虜。夜引兵至落都，謂諸校司馬曰：「吾知羌無能為矣。使發數千人守杜四望、陜中，吾豈得入哉！」遂西至西部都尉府，日饗軍士，士皆欲為用。虜數挑戰，充國堅守。〔邊批：節節持重。〕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：「先零將反。」後數日，果反。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，都尉即留離庫為質。充國以為亡罪，遣歸告種豪：「大兵誅有罪，毋取並滅，能相捕斬者，除罪；斬大豪有罪者一人，賜錢四十萬，中豪十五萬，下豪二萬，大男三千，女子及老小千錢。又以所捕妻子財物與之。」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，解散虜謀。酒泉太守辛武賢上言：「今虜朝夕為寇，土地寒苦，漢馬不能冬，可益馬食，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，分兵並出張掖、酒泉，合擊罕開。」天子下其議，充國以為：「駝負三十日食，又有衣裝兵器，難以追逐。據前險，守後陜，以絕糧道，必有傷危之患。且先零首為畔逆，宜捐罕開闇昧之過，先誅先零以震動之。」朝議謂：「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，不先破罕開，則先零未可圖。」〔邊批：似是而非。〕天子遂敕充國進兵。充國上書謝罪，因陳利害曰：「臣聞兵法：『攻不足者守有餘。』『善戰者致人，不致於人。』即罕羌欲為寇，宜簡練以俟其至，以逸代勞，必勝之道也。今釋致虜之術，而從為虜所致之道，愚以為不便。先零羌欲為背畔，故與罕開解仇結約。然其私心，亦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。其計常欲先赴罕、開之急，以堅其約。先擊罕羌，先零必助之。今虜馬肥、食足，擊之未見利，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以堅其約。黨堅勢盛，附者寢多，臣恐國家之憂不二三歲而已。於臣之計，先誅先零，則罕開不煩兵而服；如其不服，須正月擊之未晚。」上從充國議，充國引兵至先零，虜久屯聚，解弛，望見大軍，棄車重，欲渡湟水，道陜狹，充國徐行驅之。〔邊批：又持重。〕或曰：「逐利宜亟。」充國曰：「此窮寇，不可迫也，緩之則走不顧，急之則還致死。」諸校皆曰：「善。」虜赴水溺死數百，降及斬首五百餘人。兵至罕地，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。罕羌聞之，喜曰：「漢果不擊我矣。」豪靡忘來自歸，充國賜飲食，遣還諭種人，時羌降者萬餘人。充國度羌必壞，請罷騎兵，留萬人屯田，以待其敵。

析公

晉、楚遇於繞角，欒武子書不欲戰。析公曰：「楚師輕窳，易震蕩也。若多鼓鈞聲，以夜軍之，楚師必遁。」晉人從之，楚師宵遁。

王德用

王德用為定州路總管，日訓練士卒，久之，士殊可用。會契丹有諜者來覘，或請捕殺之。德用曰：「第舍之。吾正欲其以實還告，百戰百勝，不如以不戰勝也。」明日故大閱，士皆踴躍思奮，乃陽下令：「具糗糧，聽吾旗鼓所問。」覘者歸告，謂：「漢兵且大人。」遂來議和。

韓世忠

廣西賊曹成擁眾在郴、邵，世忠既平閩寇，旋師永嘉，若將就休息者。忽由處信徑至豫章，連營江濱數十里，群賊不虞其至，大驚，世忠遣人招之，成遂降，得戰士八萬。

程昱

程昱守鄆城，兵僅七百人。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，欲以兵三千益之，昱不肯，曰：「袁紹擁十萬眾，自以所向無前，今見昱兵少，必不來攻。若益以兵，則必攻，攻則必克。」紹果以昱兵少，不肯攻，操謂賈詡曰：「程昱之膽，過於賁、育。」

〔評〕

七百與三千，均非十萬敵也；而益兵之名，足以招寇。昱之見勝於曹公遠矣！

陸遜

嘉禾三年，孫權北征，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。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，還遇敵於沔中，鈔邏得扁。瑾聞之甚懼，書與遜云：「大駕已旋，賊得韓扁，具知我闊狹，且水乾，宜當急去。」遜未答，方催人種荊豆，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，瑾曰：「伯言多智略，其當有以。」自來見遜，遜曰：「賊知大駕已旋，無所復懼，得專力於吾，又已守要害之處，兵將已動，且當自定以安之，施設變術，然後出耳。今便示退，賊當謂吾怖，仍來相蹙，必敗之勢！」乃密與瑾立計，令瑾督舟船。遜悉上兵馬，以向襄陽城，敵素憚遜，遽還赴城，瑾便引舟出，遜徐整部伍，張拓聲勢，走趨船。敵不敢乾，全軍而退。

高仁厚

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。夜二鼓，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。楊茂言不能御，帥眾棄寨走；其旁寨見副走，亦走。賊直薄中軍，仁厚令大開寨門，設炬火照之，自帥士卒為兩翼，伏道左右。賊見門開，不敢入，還去，仁厚發伏擊之。賊大敗。

仁厚念諸寨寨者所當誅殺甚眾，乃密召孔目官張韶，諭之曰：「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，分道追走者，自以爾意諭之曰：『僕射幸不出寨，皆不知，汝曹速歸，來且，牙參如常，勿憂也。』」〔邊批：不唯省事，且積德。〕韶素長者，眾信之，〔邊批：擇而使之。〕至四鼓，皆還寨，唯楊茂言走至張把，乃追及之。仁厚聞諸寨漏鼓如初，喜曰：「悉歸矣。」詰旦，諸將牙集，以為仁厚誠不知也，坐良久，謂茂言曰：「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，走至張把，有諸？」對曰：「聞賊攻中軍，左右言僕射已去，遂策馬驟隨，既而審其虛，乃復還耳。」曰：「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，將兵討賊，若仁厚先走，副使當叱下馬，行軍法，代總軍事，然後奏聞，〔邊批：近日遼陽之役，制閒者若識此一看，何至身名俱喪？〕今副使既先走，又為欺罔，理當何如？」茂言拱手曰：「當死。」仁厚曰：「然。」命左右扶下斬之。諸將股栗，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，釋縛縱歸。群雄聞之懼，曰：「彼軍法嚴整如是，又可犯乎？」自是兵不復出。後君雄斬師立，出降。

〔評議〕

孫武戮寵姬以徇陣，穰苴斬倖臣（齊景倖臣莊賈）以立法。法行則將尊，將尊則士致死。士有必死之氣，則敵有必敗之形矣。仁厚用法固善，尤妙在遣張韶一事，不盡殺之，威勝於盡殺，更驅而用之，不患逃卒不盡為死士也！

孫武子齊人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，闔廬曰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勒兵乎？」對曰：「可。」闔廬曰：「可試以婦人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於是出宮中美女，得百八十人，孫子分為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「汝知而心與左右手、背乎？」婦人曰：「知之。」孫子曰：「前則視心，左視左手，右視右手，後即視背。」婦人曰：「諾。」約束既布，乃設斧鉞，即三令五申之，於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」復三令五申，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，既已明，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」乃欲斬左右隊長，吳王從台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，趣使使下令曰：「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，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」孫子曰：「臣既已受命為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遂斬隊長二人以徇，用其次為隊長，於是復鼓之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。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：「兵既整齊，王可試下觀之，唯王所欲用，雖赴水火猶可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願下觀。」孫子曰：「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」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為將，西破強楚，入郢，北威齊、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

齊景公時，師敗於燕、晉，晏嬰薦司馬穰苴，公以為將軍。穰苴曰：「臣素卑賤，人微權輕，〔邊批：實話。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。」〔邊批：少不得下次一著。〕公使莊賈往。苴與賈約，日中會於軍門，苴先馳至軍，立表下漏待賈，夕時賈始至，苴曰：「何後期？」賈曰：「親戚送之，故留。」苴曰：「將受命之日，則忘其家；臨軍約束，則忘其親；援枹鼓之急，則忘其身。何相送乎？」召軍正問曰：「軍法期而後至，云何？」對曰：「當斬。」賈始懼，使人馳報景公求救。未及返，遂斬賈以徇三軍。久之，公遣使者持節赦賈，馳入軍中，穰苴曰：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問軍正曰：「軍中不馳，云何？」對曰：「當斬。」苴曰：「君之使不可斬。」乃斬其僕，車之左馱，馬之左驂，以徇三軍。乃閱士卒，次舍井灶飲食，問疾醫藥，身自撫循之，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，而最比其羸弱者，三日而後勒兵，於是病者皆求行，爭出赴戰，大敗晉師。

李光弼

史思明屯兵於河清，欲絕光弼糧道。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。既夕，還河陽，留兵千人，使將雍希顥守其柵，曰：「賊將高廷暉、李日越，皆萬人敵也，至勿與戰，降則俱來。」諸將莫諭其意，皆竊笑之。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：「李光弼長於憑城，今出在野，汝以鐵騎齊濟，為我取之，不得，則勿反。」日越將五百騎，晨至柵下，問曰：「司空在乎？」希顥曰：「夜去矣。」日越曰：「失光弼而得希顥，吾死必矣！」遂請降，希顥與之俱見光弼。光弼厚待之，任以心腹。高廷暉聞之，亦降。或問光弼：「降二將何易也？」光弼曰：「思明常恨不得野戰，聞我在外，以為可必取。日越不獲我，勢不敢歸；廷暉才過於日越，聞日越被寵任，必思奪之矣。」

〔評〕

《傳》云：「作事威克其愛，雖小必濟！」然過威亦復債事，史思明是也。